

續資治通鑑

壽潛

續資治通鑑

PDG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九

起上章閣茂五月盡重光大
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眞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三年

統和二十八年

五月己卯朔遼主如中京

丙戌安定郡王惟吉薨魏王德昭之子姪學善屬文嫺草隸

飛白性至孝初太祖命孝章皇后撫養之及后薨哀過所生每誦詩至生我劬勞句涕泗交下宗室中稱其賢諡

康孝 甲午詔獎知益州任中正轉運使言吏民列狀願留之也中正及并州劉綜皆以善政聞帝謂輔臣曰藩

方重地切在得人自今須歷方面始可擢爲大官卿等悉之 辛丑京師大雨平地數尺壞廬舍民有厭死者賜

布帛 先是高麗國王王治之妃皇甫氏有外族金致陽出入宮掖人言其有私王治杖致陽配遠地王治薨子

誦嗣位年十八矣皇甫妃攝政召致陽授閤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皇甫妃生子卽私於致陽所生也謀

立爲王後王誦有從弟詢號大良院君皇甫妃忌之彊令爲僧復遣人潛害賴寺僧匿之獲免王誦有疾密召給

事中蔡忠順諭以輔立詢勿令國屬異姓忠順議遣人迎詢而召西北面巡檢使康肇入衛肇聞召行至洞州其

幕下主書魏從掌書記崔昌素怨王誦謀爲亂給肇曰王疾篤命在頃刻宜徐行觀變肇猶豫不行皇甫妃聞肇

且至惡之遣內侍守岳領以遏之肇父在王京知覺隙已開乃爲書納竹杖中令奴除髮爲僧報肇曰王已逝羣

凶用事可亟舉兵來奴晝夜急走至肇所氣竭而斃肇探杖得書信爲然卽率甲騎五千聲言入靖國難至平州

始知王誦未薨喪氣垂頭良久其黨曰業已來不可止也肇意遂決廢王誦爲讓國公殺致陽遷皇甫妃於黃州

流其親黨於海島遣兵迎詢立爲王詢以肇爲西京留守肇旋弒王誦于積城縣登主謂羣臣曰康肇弒其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國舅詳衰舊作詳今改蕭迪里舊作敵烈今改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

抗敵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高麗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

告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興師未晚遼主狃於南伐之勝不聽丙午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考異宋史遼史俱云康肇弒其君誦

立誦從兄詢高麗史王誦之立年十八矣東國通鑑云皇甫氏逼大夏君詢爲僞年十二初寓崇教寺後寓居三角山神穴寺是詢實誦之從弟故遼主飛書以誦高麗亦謂逆出康肇弒君立幼也李氏長編作高麗王誦卒其弟詢繼領國事蓋高麗久與宋絕故李氏不知有康肇弒君之事然以詢爲誦之弟

則與高麗史東國通鑑相合今從之又高麗史東國通鑑俱作康兆宋遼史俱作康肇今從宋遼史

六月庚戌遼遣使告羅詔雄州羅粟二萬石賤價賑之知河中府楊舉

正言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狀請車駕親祀后土詔不許丙辰頒諸州釋奠元聖文宣王廟并祭器圖

詔前歲陝西饑民有鬻子者官爲贖還其家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尙書郭贊卒帝以舊學故親往哭之輟朝

三日贈左僕射諡文懿贊喜延譽後進宋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尙書邢昺被病請告壬

戌帝親臨問賜藥一奩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惟郭贊與昺以恩舊特用之及卒輟朝二日贈左僕

射洪湛之得罪也昺力居多王欽若德之昺被寵幸亦欽若左右之秋七月丙申戶部尙書溫仲舒卒贈左僕

射諡恭肅仲舒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

之己亥詔南宮北宅大將軍已下各赴書院講經史諸子十歲以上並須入學每日授經書至午後乃罷仍委

侍教授伴讀官誘勸無令廢惰辛丑文武官將校耆艾道釋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不允表三上八

月丁未朔詔以來年春有事於汾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

之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錢帛三十萬以佐用度詔褒之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千人赴汾陰給役置急腳遞

鋪出廐馬增驛傳遞鋪卒至八千餘人 庚戌命翰林學士晁迥楊億等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 詔汾

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民田如東封之制 壬子昇洪潤州屢火遣使存撫祀竟內山川 甲寅召近臣觀書龍

圖閣帝閱元和國計簿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江淮歲運米四十萬至長安今乃五百餘萬府庫充仞倉廩盈衍帝

曰民俗康阜誠賴天地宗廟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謂再拜謝 丁巳詔寶鼎縣不得笞筆人有罪

並送府驅遣 庚申解州言池鹽不種自生其味特嘉取其精明尤異者上進詔遣使祭池廟 賜大理評事蘇

耆進士及第耆易簡子宰相王旦女婿也耆先舉進士及唱第格在諸科知樞密院陳堯叟為帝具言之帝顧問

旦旦卻立不對耆曰願且修學既出堯叟謂旦曰公一言則耆及第矣旦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示至公也旦

為宰相自薦親屬於晁旒之前士子盈庭得無失禮堯叟愧謝曰乃知宰相真有體至是耆獻所為文召試學

士院而有是命旦長女婿殿中丞雍邱韓億亦嘗獻所為文帝亟欲召試旦力辭之億例當守遠郡帝特召見改

太常博士知洋州旦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吾若有求於上它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

遠適則其為損不細矣億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 丙寅遼主謁顯陵乾陵 丁卯羣臣五表請上尊號不許

遼主自將伐高麗以皇弟楚王隆祐留守京師北府宰相駙馬都尉蕭巴雅爾舊作排今改為都統北面林牙蕭僧努

舊作僧為都監考異長編述遼人與師之故云高麗嘗築六城於境上契丹以為貳於已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掠居人詢徙居昇羅奴今改為都監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索聖宗伐高麗實因康肇試君之故至索還六城乃是後事長編牽合為一蓋傳聞之誤今不取 辛

未命曹利用祭汾河 有司定祀后土儀度廟庭擇地為壇其玉冊玉匱石匱石礎印寶悉如社首之制從之

乙亥河中府父老千七百人詣闕迎駕帝勞問之賜以緡帛 九月戊寅詔西路行營宜令儀鸞司止用油幕為

屋以備宿衛不須覆以蘆竹 辛巳河東轉運使兵部郎中陳若拙請以所部緡錢芻粟十萬轉輸河中以助經

費許之 癸未陳堯叟言築壇於雒上如方丘之制廟北古雙柏旁起堆阜卽就用其地焉 乙酉遼使冊西平

王李德明爲夏國王旋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使韓杞宣問高麗王詢考吳東國通鑑云秋七月契丹遣給事中梁炳大將

丁未朔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陳順直中書尚書右丞尹餘如契丹九月遣左司員外郎金延保秋季間候左司郎中王佐選將作丞 丁亥帝作宗

白日昇如東京修好是高麗之遣使于遼也歷矣至高正韓杞之使高麗史繫于十月又以高正爲給事中俱與遼史異今從遼史 室座右銘并注賜寧王元偓而下從判宗正等趙湘請也 知華州崔端言父老二千餘人欲詣闕請幸西嶽詔

答之 癸巳杖殺入內高品江守恩於鄕坐擅取民田麥穗及私役軍士故也論者謂朝廷行罪不私中外莫不

悚屢 初有司議祀宇之蜀難行觀禮欲俟還至河中朝會肆赦於是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隨

如東封之制詔如堯叟等奏 甲辰內出綏撫十六條頒江淮南安撫使 冬十月庚戌陳堯叟言解州父老欲

詣闕奉迎車駕詔堯叟諭止之 戊午命三司使丁謂赴汾陰路計度糧草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五十卷帝製序藏祕閣 是月女真進良馬萬匹於遼乞從征高麗遼主許之考吳是時女真方臣服於遼而契丹國志云女

疑皆傳聞之誤長編又載李允則疏云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衆纔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之凝爲堅冰不可上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設伏於山林

以俟之契丹既不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驍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今契丹趨遼陽城伐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雖小契丹不能勝也此蓋遼境偵

伺之言殊非當 日事實今不取高麗王王詢遣使奉表於遼乞罷師不許攷吳高麗史云冬十月參知政事李禮鈞右僕射王同穎如契丹請和十一月丙

罷師自在十月遼主之不許則 十一月戊辰司天臺韓顯符所造銅渾儀徙置於龍圖閣召輔臣同觀詔顯符擇監官

或子孫可教者授其法 李允則以遼人舉兵伐高麗事上聞帝謂王旦等曰契丹伐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

于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一至帝曰然可諭登州待其旭如

高麗有使來乞師卽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于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恤之不須以聞 遼主自將步騎四

十萬號義軍乙酉渡鴨綠江康肇率師禦之戰敗退保銅州遼主封書於箭諭高麗曰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久

矣今逆臣康肇弒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能縛送康肇即可班師丙戌肇分兵爲三隔水而陳一營於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於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肇以劍車排陳遼師進攻之屢卻肇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棊內戊遼先鋒耶律敏諸舊作盆數今改率詳衰耶律達魯舊作敵擊破三水砦擒斬肇及副李副立追亾數十

里獲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會遼主軍至斬首三萬餘級戊子銅霍貴寧等州皆降都統蕭巴雅爾復大破高麗於努古達嶺辛卯王詢遣使上表請朝遼主命羣臣議皆謂宜納積慶宮使耶律瑤珠舊作瑤獨曰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遼主亟於成功許其朝遂禁軍士俘掠以政事

舍人馬保佑爲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昂克巴舊作王八今改爲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伊蘭舊作乙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又遣右僕射高正率兵往迓王詢先是詢遣中郎將智蔡文援西京而遼令盧顥劉經入西京諭降其守將已繕降表矣蔡文至焚其表殺顥經城中疑貳蔡文出屯城南會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正率兵至與蔡文合兵

入城守遼又使韓杞等往諭思正出驍騎突殺杞等考異遼史作韓喜孫今從東國通鑑作韓杞思正以蔡文爲先鋒出拒保佑伊蘭等敗走又圍高正使館正與麾下壯士突圍出餘卒多死遼主怒復遣伊蘭擊之蔡文累戰皆敗越五日遼主進駐城西城中兇懼思政佯言出戰夜開門遁蔡文奔還高麗諸臣欲降姜邯寶曰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王詢乃夜攜後宮及吏部侍郎蔡忠順等遁去巴雅爾敏諸等破開京焚宮廟民居皆盡追至清江而還考異遼史十一月乙酉大軍

遁相去祇十六日而遼主班師自在次年正月乙亥朔當時開京已破遼主何以久留高麗遼史亦未明言其故也據東國通鑑十一月辛卯契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天兵渡鴨綠江王辰康肇等與契丹兵戰敗績甲午契丹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鎮將丁酉師進至通州移軍銅山下康兆引兵出通州分軍爲三契丹先鋒耶律敏諸破其砦擒康兆甲寅契丹兵破瀋州乙卯卓思政殺遼使韓杞內辰智蔡文出戰翼日蔡文敗走西京諸將皆潰已未統軍錄趙元復收散卒守西京辛未高麗王南走自辛卯至辛未已四十一日蓋遼師克開京自在十二月故遼主至正月始班師也但東國通鑑所載月日與遼史參差難以覈定今仍從遼史

甲寅陝州言寶鼎縣黃河清十二月丙午寶鼎縣黃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

壬子大

寶資台通鑑卷一百九十九宋紀真宗皇帝

宴含光殿軍校營在新城外者並令終宴至夕遣內侍持鑰往諸門煢盡出闔扉入鑰遂爲定制 乙卯告太廟奉天書如京封之制 丙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權東京留守三司丁謂爲行在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之 丁巳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新修諸道圖經千五百六十六卷詔獎之 禁扈從諸色人燔爇道路草木知雜御史趙湘請依周禮置上訓誦訓纂錄所經山川古迹風俗以資宸覽詔錢易陳越劉筠宋綬掌其事每頓進一卷 龍圖閣待制孫奭由經術進守道自處卽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帝嘗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知奭朴忠每優容之是歲特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直輕徭薄賦四事頗施用其言及將有汾陰之役會歲旱京師近郡穀價翔貴奭遂奏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則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游其事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浸尋于泰山今陛下旣已登封復欲行此其不可二也周禮圖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其不可四也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與聖朝事異今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夫遇災而懼周宣所以中興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詢姦回遠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慕簫鼓之盤游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天戒丁寧陛下未悟其不可七也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

其不可八也陛下欲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皆虛名也陛下欽明濬哲當追蹤二帝三王之事豈止效此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身播國屯兵纏魏闕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其不可十也臣猶懼言不逮意願少賜清問以畢其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諭以具條再上於是夷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攘奪之盜必行契丹治兵不遠邊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昔黃巢出自凶饑陳勝起于徭戍隋煬帝緣勤遠略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昧邊防耶律德光因之入汴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邊患涉仍歲荐饑之地修違經久廢之祠又安知饑民之中無黃巢之劇賊乎役徒之內無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燕薊之間無敵人之觀釁乎陛下方祠后土駐蹕河中若敵騎敗盟忽及澶淵陛下知魏咸信能堅據河橋乎周瑩居中山能摧鋒卻敵乎又或渠魁俠帥嘯聚原野劫掠州縣侵軼郊畿行在遠聞得不驚駭陛下雖前席問計羣臣欲借筇出奇以臣料之恐無及也又竊見今之姦臣以先帝寅畏天災詔停封禪故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感國縻爵姑息于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聖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謂已大成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痛哭也時羣臣數奏祥瑞夷又上疏言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欺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玷聖明不

爲細也疏入不報

四年遼統和二年春正月乙亥朔遼主自高麗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遺

棄囊乃得渡考異遼班師自在二十九年徐氏後編繫於二十八年今改正又長編云契丹大舉伐高麗大敗幟旗罕有還者官屬戰沒大半乃令燕

燒太廟宮闕民居皆盡乙酉契丹兵退此高麗人所自言雖繫日小異而遼史實以勝歸特歸遼遇雨多所遺遼史實以勝歸特歸遼遇雨多所遺

慶副都部署陳興縱所部禁兵劫盜詔釋不誅辛巳徙知永興軍王嗣宗代之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

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凡水旱疾疫悉禱之及嗣宗至毀其廟熏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考異諫

后土儀於崇德殿丁亥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后聖容告將行也己丑遼主次鴨綠江庚寅

皇后及皇弟楚王隆祐迎於來遠城丁酉車駕奉天書發京師羣臣言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是夕

次中牟縣戊戌次鄭州命陳彭年王曙同詳定邀駕詞狀庚子次鞏縣判河陽張齊賢見於汜水頓侍食畢

卽還任辛丑過營邨設幄殿奉置山陵神坐帝鞞袍拜哭奠獻是日有白霧起陵上俄覆神幄羣臣以爲帝哀

慘所感夕次偃師縣壬寅至西京甲辰發西京至慈澗頓大官始進素膳夕次新安縣二月乙巳朔次澠池

縣戊申東京言獄空壬子出潼關渡渭河次嚴信倉遣近臣祀西嶽丙辰次永安鎮遣近臣祀河濱丁

巳發永安鎮羣臣言有黃雲隨天書輦法駕入寶鼎縣奉祇宮戊午致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

門自宮至厓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帘幕照耀郊次眺覽久之己未寶鼎縣守臣言漢泉湧有光如燭

庚申羣官宿祀所辛酉具法駕詣雕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甬道盤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

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禮司天奏言黃氣繞壇月重輪衆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登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登鄴邱亭視汾河望梁山顧左右曰此漢武帝泛樓船處也卽日還奉祇宮詔以奉祇宮爲太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聖母像又遣官祭告河濱

壬戌御朝觀壇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東封例建寶鼎縣爲慶成軍結復二年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食衣帛帝作汾陰二聖配饗河濱西海等贊 癸亥發慶成軍觀漢泉夕次永安鎮甲子次河中府幸舜廟賜舜井名廣孝泉度河橋觀鐵牛又幸河濱廟登後亭見民有操舟而漁秉耒而耕者帝曰百姓作業其樂乎使吏無侵擾則日用而不知矣召草澤李漬劉異漬以疾辭授異大理評事致仕漬瑩子淳澹好古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漬皆不答於是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陳堯叟復薦之旣辭疾不至遣內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問 乙丑御宣恩樓觀酺 加號西嶽金天王曰順聖金天王遣鴻臚少卿裴莊祭告又詔葺夷齊廟 丙寅賜親王輔臣百官酺宴於行在尙書省凡二日 戊辰發河中府己巳次華陰縣幸雲臺觀陳搏畫像除其觀田租庚午謁順聖金天王廟羣臣陪位遣官分奠廟內諸神又幸巨靈真君觀並除其田租宴從官父老於行宮之宣澤樓召見華山隱士鄭隱數水隱士李靈賜隱號曰貞晦先生 辛未次閿鄉縣召承天觀道士柴通元賜坐問以無爲之要除其觀田租通元年百餘歲善服氣語無文飾多以修身謹行爲說云 壬申次湖城縣宴虢州父老於行宮門 三月甲戌朔次陝州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野居州之東郊不求聞達趙昌言寇準來守是州皆賓禮焉野爲詩精苦有唐人風遼使者嘗言本國得其草堂集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至是帝巡幸之暇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帝乃遣使圖上其

所居令長吏常加存撫 乙亥幸順正王廟宴從官父老於霈澤惠民樓又登北樓望大河賜運河卒時服是日
雨石普請駐蹕城中勿涉泥濘因令扈從至西京 戊寅次新安縣帝之還也以道遠閔衛士肩輿執蓋之勞多
乘車馬御烏藤帽翼日入西京以知河南府薛映有治狀賜詩嘉獎癸未張齊賢自河陽來朝召之也 甲申幸
太子太師呂蒙正第慰撫之賜賚有加問蒙正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豚犬耳臣姪夷簡宰相才也 陳堯叟
李宗諤自河中府來朝言初經度祀事至禮畢凡土木工三百九十萬餘止役軍士輦送糧草供應頓遞亦未嘗
差擾編民帝稱善 戊子丁謂言有鶴二百餘翔天書殿上又有五百餘飛集太清殿 乙丑御五鳳樓觀醵
車駕將朝陵甲午發西京 乙未帝素服乘馬至永安縣齋于行宮丙申謁安陵永昌永熙元德皇太后陵帝奠
獻悲泣感動左右又徧詣諸后陵諸王墳致奠命使徧祭皇親諸墳及詣汝州祭秦王墳 丁酉次鞏縣張齊
賢辭歸河陽賜衣帶器幣如侍祀例 戊戌至汜水縣虎牢關路險命執炬火以警行者河陽結采爲樓備樂奏
帝以太宗忌辰甫近亟止之夕至滎陽縣改虎牢關爲行慶關 己亥次鄭州庚子召從官宴于回鑾慶賜樓宴
父老子樓下不作樂 癸卯次瓊林苑賜部署鈐轄羊酒犒設將士 遼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從征高麗還
得疾遼主與后親臨視藥是月卒年七十一 贈尚書令諡文忠官給葬具建廟乾陵側 考吳東都事略謂遼主父事隆運
日還其弟隆慶隆祐一問起居隆
運改卒與太后同柩而葬長編亦云大中祥符二年太后歸政於契丹主未踰月祖耶律隆運尋亦卒與太后同柩而葬隆運即律德誨也大中祥符三年
正月遼臣奏韓德讓死皆傳聞之誤也遼史謂隆運賜姓名王齊晉有寵於太后而然自太后之寵隆運遼史未嘗爲之諱言然太后以統和二十七年祖
即祥符三年隆運以統和二十九年死相隔遼以北院大王耶律實瞻 舊作室 爲北院樞密使封韓王自耶律隆運知北院職
三年則同柩而葬之誤不辨自明矣今不取

多曠廢實瞻拜命之日朝野相慶隆運之病也遼主問孰可代卿者隆運曰北院郎中耶律世良可任也實瞻復
就問北府之選隆運曰無出世良右世良才敏給練達典故遼主嘗識之遂代實瞻爲北院大王 夏四月甲辰

朔駕至自汾陰 己酉謁太廟又謁元德太后廟 庚戌詔以時漸炎燠京師賜酺宜至今秋 癸丑遣近臣祭

謝后土西嶽西海西瀆又遣官分詣諸陵致祭 己未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曰太寧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爲試

將作監主簿首詣闕請祀汾陰者也 乙丑葺尚書省三月而畢 丁卯許國公呂蒙正卒贈中書令諡文穆蒙

正有器量居政府不喜更張初參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陽不聞同列不能平令詰其

姓名蒙正遽止之曰一知姓名終身不能忘不如弗知也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甚善但人言無

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善用人耳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蒙正以求知

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 五月甲戌朔遼主詔已奏之事送所司附厯日又詔

帳族有罪黥墨依諸部人例 刑部郎中王濟卒臨終自草遺表大率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爲言餘

不及私 癸巳詔州城置孔子廟 乙未詔加上五嶽帝號以向敏中等爲五嶽奉冊使往致祭奉冊袞冕焉

遼以參知政事劉慎行爲南院樞密使南府宰相邢抱質知南院樞密使事慎行景之子抱質抱朴之弟也 六

月丙午太白晝見 乙卯遼北院樞密使韓王實瞻卒丙辰以南院大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爲北院樞密使先是遼西

北路招討使蕭托雲舊作圖玉今改自肅州還詔尙金鄉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令門下平章事托雲言於遼主曰

準布舊作阻卜今改宜各分部治以節度使丁巳置準布諸部節度使自後節度使往往非材部民多怨 兩浙福建荆湖

廣南諸州循僞制輸丁身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爲僮僕或度爲釋老秋七月壬申

朔詔悉除之 國史院進所修太祖紀帝錄紀中義例未當者二十餘條謂王旦王欽若等曰如以鐘鼓樓爲漏

室審務爲甄官豈若直指其名也悉宜改正欽若曰此晁迥楊億所修帝曰卿嘗參之邪旦曰朝廷撰集大典並

當悉心務令廣備初無彼此之別也因詔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編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詳看皆具載其名如有改正增益事件字數亦各於名下題出以考勤惰 壬午鎮眉昌等州地震 甲午馮拯罷爲刑部尚書知河南府 八月帝謂宰相曰朝廷臣守經制儻務更張則攀擾者衆乃知命令之出不可不謹今言某事有利

輕爲釐革始則皆以爲當久乃翻成有害須加裁正是朝令夕改也又泄官之人不必過爲寬恕以致弛慢或探求罪惡不顧煩擾抑又甚矣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陷法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爲此也 甲辰兗州言野蚘生有蟲青色隨齧之化爲水時謂旁不肯蟲帝謂宰相曰昨遣人潛視東畿

苗稼大率所傷不過三四分王旦曰陛下憂民之切上天固當垂祐矧連歲豐稔今茲小損亦未至失所 右諫

議大夫知廣州楊覃勤於吏事所至以幹局稱南海有番舶之利前後牧守或致謗譴覃循謹清介遠人宜之及卒父老有洒泣者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算恩澤寬大恐有司經

費不給帝曰國家所務正在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當富足 乙巳太白晝見 乙丑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左承天祥符門 河決通利軍 九月癸巳御乾元樓觀醵凡五日 是秋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冬

十月庚子朔遼主駐廣平淀

考異據遼史朔考此月庚子及十二月庚子皆朔日也而聖宗紀並失書朔以下文十一月庚午朔推之明係紀有脫文今補入

丁巳帝以江南淮南接壤而鹽酒

之價不等令三司與江淮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聞有司言慮失歲課帝曰苟便於民何顧歲入邪 殿中侍御史薛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帝時數宴大臣至有露醉者奎諫曰陛下嗣位之初勤心萬務而簡於宴幸今

天下誠無事而飲樂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尊朝儀帝善其言 十一月庚午朔遼主如顯州 丙

子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賜張師德等及第出身有差師德去華子也 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請增給官市蜀棗

之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徙馬它所京師馬舊留一萬今留七千有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淳澤監歲可省芻粟三百餘萬若有給賜朝取夕至矣從之帝又曰馬及十萬當且止王旦曰聽民間畜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廩耳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稅少損馬食用資軍儲亦當世之切務馬知節曰馬多不精雖十萬匹選可用者當得四五萬耳多蓄驚弱其費愈甚帝然之工部侍郎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貽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岳谷放不答放晚節頗節與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之出守長安始甚敬放放被酒稍偃互相譏訕嗣宗怒因上疏言所部兼井之家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且逃放弟姪無賴奪編氓厚利願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其醜詆目放爲魅魍且屢遣人責放不法帝方待放厚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而止於是放自乞徙居嵩山詔遣內侍起第賜之然猶往來終南案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時議浸薄焉戊戌詔加上五嶽諸后之號仍遣官祭告是月詔遣使臣一人管句故太師趙普家事普妻和氏卒因其家自請而從之十二月庚子朔遼主復如廣平淀戊申太常博士江嗣宗言陛下躬臨庶政十有五年殿庭間事一取聖斷有勞宸慮今請禮樂征伐大事出於一人自餘細務委任大臣百司帝曰此頗識大體乃詔褒嗣宗從其所請癸丑遼以知南院樞密使邢抱質年老詔乘小車入朝是月遼置歸寧二州是歲遼御試進士放高承顏等二人

卷第三十

宋紀三十

起元豐四年正月遼昭陽赤奮若六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五年

遼開泰元年

春正月癸酉命晁迥劉綜李維孫奭同知貢舉帝作詩勸以掄材之意始遣內臣二員承受

奏報

乙亥兵部尚書致仕宋白卒贈左僕射有司議謚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不當獲此謚遂改爲文

安

賜處州進士周啟明粟帛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故也 戊寅雨木冰壬午河決棣州 癸未女真部長

貢於遼乞授爵秩

乙酉并州上芻粟數可給四五年帝曰河東仍歲豐穰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稔歲宜以時積

穀爲凶年之備

戊子遼主獵於邁合嚕林

舊作買馬營林今改

庚寅遼主祠木葉山

戊戌著作佐郎聊城李垂上導河形

勢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減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徑衡漳出邢洛如夏書過澤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入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十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徑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徑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於海旣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通大伾北卽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合大河兩渠分流則西三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北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源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以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攷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

利哉漢武舍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竇泛濟接聞於世夫平原而北地勢浚下泄水甚易故滄德之間舊障皆完滑臺而北地形高平入海稍難故齊棣之間游波互出若放河北下則其利甚佳惜哉河朔平田膏腴千里而縱容敵騎刼掠其間是授勝地於契丹借敵兵爲虎翼漢賈誼晁錯不及此議者以河水未東故也唐戴胄馬周不及此議者以守在幽北故也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則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適足以誨盜而招寇矣詔任中正陳彭年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沿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淖沱淖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書并圖雖興行匪易而博洽可獎望送史館從之 二月壬子遼主駐瑞鹿原 癸丑帝謂宰臣曰開寶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閣視慮其挾藏書冊頗失取士之體宜令止之先是直史館劉鍇請挾書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并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帝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別加裁定罷同保殿舉之制 壬戌令禮部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進內帝將親試貢士慮其重複故也自是爲例甲子以待御史宣城趙稷爲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帝諭稷曰蜀去朝廷遠民間事有可更置者悉條上之稷至部事無大小悉心究訪至一日章數上稱江縣捕刼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誣服又合其辭若無疑者稷適行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己丑帝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始摹印詩賦論題以賜官給紙起草賜進士建安徐奭等及第出身有差 三月乙亥遼主如葦澤丁丑遼封皇女八人爲郡主乙酉遼主詔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禮命北宰相駙馬蘭陵郡王蕭寧樞密使邢抱質督有司具儀物

丁亥遼皇弟楚王隆祐徙封齊王留守東京 夏四月庚子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於遼請稱臣如舊遼主命
詢親朝 壬寅李德明進良馬於遼 戊申命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尙書向敏中守本官平章事敏中再掌留任
厚重鎮靜人情帖然帝嘉之故復相 三司請民有販茶違法者許家人告諭帝曰此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也
不許 王嗣宗知鎮州與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邊肅爲代二人素不相能肅嘗以公錢貿易規利又遣部吏疆市
民物嗣宗以聞有司請逮繫帝曰肅在近職朕不欲使之屬吏又念其頃守邢州有固禦之勞乃命劉綜任中正
以嗣宗奏示之肅盡引伏乙丑坐奪三任授岳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嗣宗嘗自言徙种放掘邪狐及案肅爲去
三害先是肅知邢州澶州之役帝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南保它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闢諸門悉所
部兵陳以待之騎傳城下肅與戰小勝遼師引去 五月戊辰朔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 遼主還上京命裴元
感邢祥知禮部貢舉放進士十九人及第 遼以駙馬肅紹宗爲鄭州防禦使 帝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卽水田
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時之蓋旱稻也仍出種法付轉運使揭榜
諭民其後又取種於玉宸殿 乙亥遼以邢抱質爲大同軍節度使 戊寅以修儀劉氏爲德妃 知袁州何蒙
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帝曰若是則盡廢耕農矣不許 六月壬子丁謂言天書閣望柱直起氣千餘條青
紫黃白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上有輕白雲覆之俄變五色帝作瑞應詩賜近臣和 諸州言歲豐穀賤咸請博
糴帝慮傷農卽詔三司使丁謂規畫以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鏹數少癸丑出內藏庫錢百萬貫付三司以
佐用度 修國史院言所修禮志舊日歷止存事端并令禮院取索國初以來禮文損益沿革制作之事及論議
評定文字或慮尙有遺落致國家大典有所不備龍圖閣待制孫奭見判禮院深於經術禮樂精博望專委檢討